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与中宗朝的皇权重构

谢元鲁

摘要: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是唐代历史上筹备时间最长、送行仪礼规格最高、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公主和亲,是中宗力图提升自己政治权威、重构皇权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宗虽然是当时政治权力之争中的失败者,但由他主导的金城公主和亲,在玄宗开元年间的唐蕃关系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唐中宗;皇权重构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715

收稿日期:2024-08-30

作者简介:谢元鲁,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E-mail: ylx6603@163.com。

唐中宗朝是武则天退位之后的过渡期,虽然唐祚已复,但中枢权力结构还未稳定,家族、两性、新旧朝之间权力冲突不断,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唐中宗被史家评为“昏庸懦弱”的君主,但他在位期间采取了培育李氏皇族势力、拉拢诸武势力、任用东宫旧臣、贬斥政变功臣、建立修文馆文学侍从集团等措施,可见他并不甘于完全丧失朝政控制权,仍然在政治基础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抗争,意图重构皇权^①。而唐蕃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金城公主和亲吐蕃^②,就是由唐中宗本人全力推动的,是中宗朝政局特点的集中反映,也是后武则天时代中宗力图提升自己政治权威的重要活动之一。

一 中宗为何选择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

唐与吐蕃在中宗时期的和亲,是由吐蕃主动提出,也是武则天在位时遗留的政治承诺。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遣

^①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4页;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87页;何静苗、李军《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98-110页。

^②研究金城公主的论文,从1980年以来至2023年共30余篇,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讨论。第一,对金城公主入蕃史实的探讨,包括出嫁对象、送行官员、同行人员、吐蕃使者、在藏事迹等,代表作有:杨铭《吐蕃迎金城公主遣使考》,《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19-21页;石硕《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70-75页;石硕《金城公主事迹中一个疑案的研究——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问题的考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4-109页;胡晓兵《护送金城公主入蕃和亲使杨矩考略》,《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38-143页;陈明迪、陆离《唐人蕃使者补遗四则——以出土墓志为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34-42页;严寅春《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中国藏学》2023年第3期,第65-72页。第二,对公主和蕃作用的研究,包括汉藏关系、唐蕃关系、文化交流、佛教贡献、医学贡献等,代表作有:郭卫平《唐蕃关系中的又一盛事——浅谈金城公主入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第32-38页;吴逢箴《金城公主对发展唐蕃关系的贡献——读汉籍吐蕃文献札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74-78页;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93-107页;崔明德《金城公主与汉藏关系》,《历史教学》1990年第8期,第2-5页;张云《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中国藏学》2011年第S1期,第12-23页;喜饶尼玛、韩敬山《与之共存 和为治先——基于唐金城公主入藏史实的考量》,《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7-23页。第三,对和亲诗歌的研究,包括金城公主送行诗中对和亲看法、公主形象、吐蕃形象等,代表作有:余恕诚、王树森《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6页;戴金波《送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应制诗略论》,《名作欣赏》2012年第29期,第134-137页。但是,以上诸文对金城公主与中宗、睿宗朝政变迁关系极少涉及,因此本文所论为新的研究领域。

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明年,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则天许之。

时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踏赞为赞普,时年七岁。中宗神龙元年,吐蕃使来告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自是频岁贡献。^①

长安三年(703),即在中宗复唐前两年,吐蕃侵唐失利,派使者入唐求和并求婚,得到武则天的应许。但当时武则天仅同意许婚,并未确定和亲人选。中宗复位时,吐蕃内乱不止,先后发生器弩悉弄赞普诛杀权臣论钦陵家族和赞普死于平定属国叛乱军中等事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新立的赞普弃隶踏赞当时年仅七岁,由其祖母执政,并派使者向唐为其孙请婚,在唐蕃关系中处于弱势。在唐占据有利态势的情况下,中宗仍然答应和亲。可见,这次和亲是中宗欲完成武则天对吐蕃的承诺,并着眼于提升自己权威的政治选择。

中宗选择与吐蕃和亲的对象是金城公主。据《资治通鉴》记载:

(景龙元年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②

为什么中宗要选择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呢?从血缘关系上来看,金城公主是中宗的二兄李贤的孙女,也是中宗的侄孙女。

中宗之所以选择自己哥哥李贤的孙女金城公主作为和亲对象,是因为在自己的直系后裔中,女儿一辈年龄已大,即使是最小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已结婚,并且活跃在中枢的政治舞台上,不可能远嫁给吐蕃的赞普。

中宗自己有无孙女可供和亲选择呢?中宗有四个儿子:长子李重润为祖母武则天杖杀,年仅十八岁,死后方冥婚,自无子女;二子李重福为中宗和韦皇后不喜,贬为外官,不准回归京都;三子李重俊在中宗复位后立为皇太子,但因不是韦后亲生而颇受猜忌,并在神龙三年(707)因发动宫廷政变失败而被杀;四子李重茂在中宗复位时年仅七八岁。显然,李重润和李重茂无子女,而李重福和李重俊的子女情况失载,但即便有女儿,也不可能被选作和亲的对象。可见,中宗四子均无女儿可供和亲。

由于武则天时期对李唐皇族的清洗,远支宗室早已凋零,而中宗的长兄李弘和二兄李贤都为母亲武则天所杀,长兄无子,二兄在中宗复位时仅存守礼一子,四弟李旦这时处于中宗的政治对立面,中宗复位后在宗室子女中和亲对象的选择面很小。

金城公主不仅是中宗二兄李贤的孙女,而且是唐中宗的养女。《旧唐书》载,“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③。中宗在吐蕃和亲制书中亦称,金城公主为“朕之少女,长自宫闱,言适远方,岂不钟念”^④。苏颋《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云“帝女出天津,和戎转鬲轮”^⑤,也以“帝女”身份称呼金城公主。所以,中宗在为金城公主送行时才会在吐蕃使者面前失态流泪,“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上悲泣歔歔久之”^⑥。显然,中宗对自己的养女十分宠爱^⑦。

中宗有八个女儿,最宠爱也最著名的是幼女安乐公主。《旧唐书》载:

安乐最幼,生于房州,帝自脱衣裹之,遂名曰裹儿,特宠异焉。……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⑧

既然有这样一个宠溺的幼女,为什么还要收养一个更年幼的女儿呢?中宗于武后光宅元年(684)被废为

①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6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10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26页。

④唐中宗《金城公主降吐蕃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2《公主和蕃》,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⑤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3,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9页。

⑥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28页。

⑦吴逢箴认为,金城公主非唐中宗养女。参见:吴逢箴《金城公主对发展唐蕃关系的贡献——读汉籍吐蕃文献札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74—78页。

⑧刘昫等《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第2171—2172页。

庐陵王,先后迁居于均州、房州等地。圣历元年(698)召还洛阳,复立为皇太子。所以,金城公主应该是在圣历元年回到洛阳以后被中宗收养的。如果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时为15岁,那么她被收养时可能还不到5岁。中宗把二兄李贤的孙女作为自己的养女,应是对二兄李贤的感情寄托,但金城公主本人的条件也是中宗收养她的重要原因。按沈佺期《册金城公主文》说,金城公主“幼而敏惠,性实柔明,徽艺日新,令容天假”^①,即既聪明伶俐,又容貌美丽,富有才能,性格亦让人喜爱。这一描述或有溢美之处,但能让中宗流涕不舍,实际情况应不会相差太多。

《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均载,中宗确定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是在景龙元年(707)四月^②。但按《唐会要》载,在神龙二年(706)闰正月为金城公主开府时,即因她将与吐蕃和亲而在府中特置司马官职^③,可见以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确定时间应在神龙二年(706)初。

以金城公主和亲,还因为在近亲中,中宗只能在其二兄的后代中选择和亲对象。中宗的胞弟李旦,由于在中宗被幽囚房州期间曾做过皇帝和皇嗣,在“五王政变”中又起过很大作用,实际上成为对中宗皇位的潜在威胁者,故中宗对他顾忌很深。与吐蕃的和亲成败,与中宗的政治权威紧密关联,因此中宗不可能选择李旦的后代女性作为和亲对象。但由于中宗二兄李贤仅存一子守礼,而守礼的子女虽有60多人,是李氏皇族中适宜和亲的仅存血脉,但家风不好,尤其是“女负贞称”,不符合承担和亲使命的要求,所以中宗未在李守礼的其他孙女中选择和亲对象。据《旧唐书》载:

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④

二 金城公主开府与宫廷权力竞争

但中宗选择自己宠爱的养女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金城公主卷入了与中宗自己亲女安乐等公主相关的宫廷权力竞争之中,最终成为以远嫁吐蕃为归宿的出局者。

神龙二年(706)正月,中宗同时为七位公主开府设置官属。在同时开府的七位公主中,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新都公主,中宗长女;宜城公主,中宗第二女;定安公主,中宗第三女;长宁公主,中宗第四女;安乐公主,中宗第七女。长宁和安乐均为韦皇后所生。金城公主以中宗养女身份,也在此开府之列。《唐会要》载:

神龙二年闰正月一日,敕置公主(府)设官属,镇国太平公主仪比亲王,长宁、安乐唯不置长史,余并同亲王。宜城、新都、安定(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员减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马。至景龙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旧置邑司。^⑤

这一次公主开府分为四个等级:太平公主为第一等,韦后所生的长宁、安乐公主为第二等,非韦后所生的新都、定安公主为第三等,金城公主单独一等。金城公主府的官属配置,比照亲王府减半,但又设置司马。

按《唐六典》载,亲王府的侍从官吏,自从三品的傅以下,到从七品的祭酒,共7人;主管官吏自从四品上的长史、从四品下的司马以下,到六七品的主簿、参军,再到从八品下的典笱和从九品下的录事以及吏员,共设置官吏52人,即使减半,也应有二十五六人之多。金城公主府虽无长史,但特设司马,仅比亲王府低半级^⑥。

在金城公主之前,和亲西突厥的南阳公主、和亲吐谷浑的弘化公主以及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均未在出嫁前开府;在金城公主之后,也仅有肃宗女宁国公主、德宗女咸安公主和宪宗女太和公主,先后在出嫁回纥可汗前曾经开府^⑦。唐代的开府公主,除金城外,均为皇帝亲女。而神龙二年(706)安乐等公主开府,主要是韦

① 沈佺期《册金城公主文》,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2,第186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第144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第6610页。

③ 王溥《唐会要》卷6《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第2833页。

⑤ 王溥《唐会要》卷6《杂录》,第79页。按:“置公主”下缺“府”字,现据杜佑《通典》卷31《职官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2页增补。又按:“安定”公主,在《唐会要》卷6《公主》“中宗八女”条下(第74页)及《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中宗八女”条下(第653页)皆记名为“定安”公主,故似应以“定安”公主为定名。

⑥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9《诸王府公主邑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26—732页。

⑦ 王溥《唐会要》卷6《和蕃公主杂录》,第86—89页。

皇后之意。《旧唐书》载：

(韦)后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属。^①

但中宗却在公主开府的敕书中增加了金城公主的名字,虽然宣称金城公主开府是为了与吐蕃和亲,实际上也公开表示了自己对她的宠爱。此时离金城公主离开长安去吐蕃还有整整四年时间,这为金城公主通过开府在宫廷中建立一定的势力^②提供了时间与机会。金城公主有中宗的宠爱和自己的公主府,不可避免地会与依靠韦皇后宠爱、骄横于朝堂的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等人出现竞争局面。金城公主年龄虽在中宗诸女中最小,但政治智慧颇高,性格坚强。她在开元年间多次与唐玄宗书信往来,向唐廷请求给予儒家经典,以提升吐蕃汉文化水平;参与唐蕃赤岭定界,减少边境冲突;甚至在吐蕃进攻唐属国小勃律时,欲出走他国以表示反对^③;等等事例,就可见一斑。所以,中宗让金城公主与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等同时开府,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养女与亲女之间的矛盾。

金城公主是中宗养女,韦皇后即是其养母。金城公主与宜城、长宁、安乐公主名义上也应是姐妹关系,但在她离开长安远嫁时,不仅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而且与她同时开府的诸公主,均未有所表示,更未参加送行,可见她们之间关系冷漠。所以,中宗让自己钟爱的养女远嫁吐蕃并亲自送行,可能也是为了缓解后宫矛盾的不得已选择。

三 为何需要长时间筹备和亲

金城公主和亲的对象吐蕃赞普弃隶蹶赞在长安三年(703)年龄为七岁,那么到神龙二年(706)确定金城公主与他亲时,年龄约为十岁。《资治通鉴》载:

(长安三年)十一月……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蹶赞为赞普,生七年矣。^④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筹备时间很长。从长安三年(703)武则天许婚吐蕃,到神龙二年(706)确定以金城公主许嫁,再到景龙三年(709)吐蕃遣使迎亲,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离开长安赴吐蕃,准备时间前后达七年之久。即使从景龙元年正式订婚算起,到最后出嫁也有三年多时间。与此比较,金城公主之前的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从确定人选到离开长安仅三个多月^⑤;金城公主之后和亲的宁国、咸安和太和诸公主,从确定人选到正式出嫁也仅两三个月,最短的还不到一个月。所以,金城公主和亲的筹备时间是唐代和亲公主中最长的。

中宗选择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应该会考虑到公主的年龄不能比赞普相差太多。中宗为金城公主送行时,当面对王公大臣及吐蕃使者时说“公主孩幼”;《新唐书·吐蕃传》亦说“帝念主幼”^⑥。《礼记·曲礼》云:“人生十年曰幼学。”^⑦金城公主既被称“孩幼”,应就是当时她还未到规定的婚嫁年龄之故。唐代女子婚龄,在贞观元年(627)规定为满十五岁就必须结婚^⑧。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甚至进一步降低男女婚龄,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⑨所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时,年龄可能还达不到十五岁的婚龄要求。按此推算,在神龙二年(706)金城公主被确定为和亲对象时,可能为十一二岁左右。而到景龙四年(710),吐蕃弃隶蹶赞赞普不过十三岁。订婚时,公主与赞普的年龄均太小,应是这次和亲双方筹备时间很

①刘昫等《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2页。

②如授金城公主府典签的贾令琬颇有谋略,其父及本人的墓志铭中说他“文学泉深,形神高迈,礼能周物,义必在公”,“谋能专对,策可抚和”,其父为正义大夫,行石州别驾贾嘉宾。金城公主入蕃时,贾令琬曾奉使随同送嫁。见:陈明迪、陆离《唐人蕃使者补遗四则——以出土墓志为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36—42页;严寅春《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中国藏学》2023年第3期,第65—72页。

③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年八月,“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开元十二年十月丁酉,“谢颉王特勒遣使人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诣个失密国,云欲走归汝。个失密王从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人取进止。’”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第6752—6762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7,第6569页。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196,第6157、6164页。

⑥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81页。

⑦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2页。

⑧唐太宗《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10,第521—522页。

⑨王溥《唐会要》卷83《嫁娶》,第1811页。按:“男年十五”之后的句号应更正为逗号。

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中宗以超规格礼仪送亲原因何在

景龙四年(710),中宗送别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礼仪,是超规格的。该年正月,公主临行前颁发的制书云:

眷彼吐蕃,僻在西服,皇运之始,早申朝贡。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静。自文成公主往嫁其国,因多变革,我之边隅,亟兴师旅,彼之蕃落,颇闻凋弊。顷者赞普及祖母可敦、酋长等,屡披诚款,积有岁时,思托旧亲,请崇姻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长自官闈,言适远方,岂不钟念。但朕为人父母,志恤黎元,若允诚祈,更敦和好,则边方宁晏,兵役休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宜筑外馆,聿膺嘉礼,降彼吐蕃赞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朕亲自送于郊外。^①

中宗在制书中阐明为何以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缘故,是因文成公主去世之后,两国在边境上经常发生战事,为继承太宗皇帝“思偃兵甲,遂通姻好”的国策,“遂割深慈,为国大计”,割舍自己钟念的养女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以使“边方宁晏,兵役休息”,由此将亲自率领群臣远出长安送别。

《旧唐书》载:

(景龙四年正月)帝幸始平县以送公主,设帐殿于百顷泊侧,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阑,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上悲泣歔歔久之。因命从臣赋诗饯别,曲赦始平县大辟罪已下,百姓给复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又改其地为凤池乡枪别里。^②

《新唐书》载:

帝为幸始平,帐饮,引群臣及虏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歔,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徭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枪别。^③

《元和郡县图志》载:

兴平县……景龙二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中宗送至此县,改始平县为金城县。至德二年改名兴平。……百顷泽,在县西二十五里。周回十六里,多蒲鱼之利。^④

中宗送别金城公主时,亲自率群臣送到长安以西 110 多里的始平县,在县西的百顷泊侧设帐宴请群臣及吐蕃使臣,而且还把始平县改名为金城县,设帐所在的乡改为凤池乡、里改为枪别里,并施恩赦免全县除大辟罪以下的囚犯,又免除全县徭赋一年。这个送亲礼仪在唐代的和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不仅远远超越唐太宗时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也超越了此后和亲回纥的肃宗女儿宁国公主、德宗女儿咸安公主和宪宗女儿太和公主。

在送行宴会上,中宗对吐蕃使者强调自己对公主的慈爱和不舍之情,并在使者和群臣面前“悲泣歔歔久之”。从中可以看出,中宗对金城公主这个养女确实非常钟爱,中宗的当众失态应是对她不得不远嫁吐蕃的歉疚。但中宗采用超规格的送亲礼仪,似乎主要应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中宗当时面临的朝堂局面,是自己的妻女对于朝政的掌控以及对皇权的侵蚀已日益明显。《旧唐书》载:

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所署府僚,皆猥滥非才。又广营第宅,侈靡过甚。长宁及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⑤

虽然这个局面为中宗自己亲手造成,但作为皇帝,应是想通过为金城公主举行高规格的和亲礼仪,对内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导力,对外提升自己大唐君主的形象。

①唐中宗《金城公主降吐蕃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42,第 184 页。

②刘昫等《旧唐书》卷 196《吐蕃上》,第 5227—5228 页。

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16《吐蕃上》,第 6081 页。

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2《关内道二·京兆下·兴平县》,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26 页。按:原文中的“景龙二年”当误,应为“景龙四年”。

⑤刘昫等《旧唐书》卷 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第 2172 页。

五 送亲使臣的反覆与朝堂权力斗争

金城公主送亲使臣的确定,也有许多波折。按《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中宗最初召见侍中纪处讷,让其担任送亲使,出使吐蕃,被其以“不练边事”为由推辞。再令中书侍郎赵彦昭任使,赵彦昭却通过司农卿赵履温请托安乐公主而留下,中宗只好让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出使。《旧唐书》载:

中宗召侍中纪处讷谓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则江夏王送之。卿雅识蕃情,有安边之略,可为朕充吐蕃使也。”处讷拜谢,既而以不练边事固辞。上又令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权宠,殊不悦,司农卿赵履温私谓之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然计将安出?”履温因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于是以左卫大将军杨矩使焉。^①

四年春正月……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②

中宗为金城公主任命送亲使,却相继为纪处讷和赵彦昭两位大臣所拒绝,显示中宗对臣下的掌控力已经十分低下。纪处讷和赵彦昭不愿任送亲使,主要原因可能并非“不练边事”或“恐失权宠”,而是因他们乃韦后和安乐公主的重要党羽,在朝堂权力争夺即将进入关键的时刻,不能长时间离开京城去遥远的吐蕃出使。中宗精心准备并高调举行送别金城公主的仪式,是借此宣示自己仍能主导朝政的应对。

在金城公主离开长安仅四个月后,中宗即为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中宗到始平县送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是在景龙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即公元710年3月2日;金城公主于送行活动结束后的二月一日,即710年3月5日正式出发前往吐蕃。但在四个月后的六月初二,即710年7月3日,中宗就被妻女毒死。金城公主入吐蕃大体沿文成公主旧道,如按文成公主从长安到吐蕃都城逻些用时一年左右的路途时间,当唐廷发生巨变时,金城公主可能仍在路途中,尚未到达逻些。

中宗超规格送行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恢复自己的朝政主动权的努力。按武平一《景龙文馆记》所载,中宗从景龙四年正月到六月,直到去世前没有再去过安乐公主的宅第,与景龙三年屡次到安乐公主住宅饮宴形成鲜明对比^③。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迫不及待地要毒死中宗,应是已经感觉到中宗有可能会脱离自己掌控之故。

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韦后企图临朝称制的过程中,纪处讷、赵履温和赵彦昭三人正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集团的重要成员。《旧唐书》载:

(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崩,韦后临朝称制。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谋倾宗社……^④

时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延秀、侍中纪处讷、中书令宗楚客、司农卿赵履温互相猜贰,迭为朋党。^⑤

四年,中宗崩,秘不发丧,韦庶人召诸宰相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纪处讷、韦温、李峤、韦嗣立、唐休璟、赵彦昭及瑰等十九人入禁中会议。^⑥

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为对抗相王李旦和临淄王李隆基父子,需要发动宫廷政变,直接掌握最高权力。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即将动手之际,作为党羽的纪处讷、赵彦昭与赵履温三人自然不愿离开京城,去遥远的吐蕃为金城公主送亲。在李隆基发动第二次宫廷政变,杀死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扶持其父李旦登上皇位为睿宗后,纪处讷与赵履温皆被处死。赵彦昭虽然逃死,并在睿宗朝仍担任凉州都督和宋州刺史等重要官职,但终因在中宗时“朋党比周”、支持韦后临朝称制,被玄宗于开元二年贬为袁州别驾。《旧唐书》载:

(景龙四年,临淄王李隆基)分遣万骑诛其党与韦温、温从子捷及族弟婴,宗楚客、弟晋卿,纪处讷,马秦客,叶静能,杨均,赵履温,卫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瓌,将作少匠李守质及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皇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⑦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27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第149页。

③ 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3,第105—147、67、81—82、103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第166页。

⑤ 刘昫等《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第2174页。

⑥ 刘昫等《旧唐书》卷88《苏瑰传》,第2879页。

⑦ 刘昫等《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第2174—2175页。

开元二年……下诏曰：“……刑部尚书赵彦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赏，因缘幸会，久在庙堂，朋党比周，闻于行路。景龙之末，长蛇纵祸，仓卒之间，人神愤怨，未闻舍生取义，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辅政之辞，用韦氏临朝之策。……彦昭可袁州别驾，并员外置。”^①

六 金城公主对唐蕃关系的重大影响

金城公主到吐蕃还不到一年，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闰六月，唐廷又派司宾少卿甘昭太子赞善大夫沈皓仙出使吐蕃，册立金城公主为睿宗长女，并再次册封她为金城公主，这在唐代和亲历史上又是空前绝后的举动。甘昭与沈皓仙除册文中提及任命为出使吐蕃的正副使臣之外，其余事迹无考。睿宗《册金城公主文》为沈佺期所撰写，文曰：

维景云二年，岁次辛亥，(闰六月)二十日癸亥，皇帝若曰：“咨尔金城公主，幼而敏惠，性实柔明，徽艺日新，令容天假。先帝承皇祖之宝训，继文成之旧姻，割天性之慈，徇安人之业。何苍生不幸，紫宸厌代。朕勉及丕基，兢守大烈，永怀同气，注心道体。靖言河湟，无忘鉴寐，汤沐之数，信命之勤，追平昔而载深，于骨肉而加等。于戏！礼之隆杀，大系乎情；情之厚薄，抑亦在我。今犹子属爱，何异所生；然叔父继恩，更思敦睦。是用命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护军、曹国公甘昭充使，试詹事丞、摄太子赞善大夫沈皓仙为副，持节往册尔为朕长女，依旧封金城公主。……”^②

睿宗自己有十一个女儿，金城公主的年龄不可能超过睿宗的长女寿昌公主，大致与在景云二年(711)出家为道士的睿宗第八女金仙公主和第九女玉真公主年龄相近^③。睿宗派遣使臣再次出使吐蕃，应与景龙四年(710)六月连续发生的两次宫廷政变有关。睿宗即位，首先必须安定内部。虽然册文中说“靖言河湟，无忘鉴寐”，但对吐蕃“更思敦睦”。为确立和巩固金城公主在吐蕃的地位，维护唐蕃关系，唐廷也不得不派使臣入吐蕃；“犹子属爱，何异所生，然叔父继恩，更思敦睦”，睿宗以继位叔父名义，把金城公主册封为自己的长女，金城公主的皇族身份于是由中宗的养女转为睿宗的女儿，并以金城公主之号再次加封，实为通过虚拟血缘关系的转移与金城封号的再次确认，提升金城公主在皇族中的地位，以安抚金城公主，缓和因唐廷连续动荡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唐蕃关系。

当时唐朝宫廷的剧烈动荡，实际已经对唐蕃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睿宗即位后，吐蕃趁机通过鄯州都督杨矩向朝廷上奏，以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的名义向唐索要河西九曲。《旧唐书》载：

睿宗即位……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

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瓮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杨矩悔惧，服药而死。^④

杨矩为何要充当吐蕃的代言人呢？睿宗在继位后对中宗的亲信大臣进行过大清洗，对杨矩也不例外。杨矩作为金城公主送亲使入吐蕃，不辞辛劳，应有功勋，但使命完成后却未能返京，由左卫大将军转任鄯州都督，官品也由正三品降为从三品。《唐六典》载：

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左、右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令，以督其属之队仗，而总诸曹之职务……^⑤

下都督府：都督一人，从三品。户不满二万为下都督。^⑥

鄯州，即今青海西宁市，人口稀少，实为地处唐蕃边境、军务繁剧的边州。《旧唐书·地理志》载：

鄯州下都督府……旧领县二，户一千八百七十五，口九千五百八十二。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三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 92《韦安石传》，第 2957—2958 页。

② 沈佺期《册金城公主文》，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42，第 186 页。按：《唐大诏令集》中的《册金城公主文》颁布时间原阙月份，仅载颁布之月第二十日的干支为癸亥。按：《二十史朔闰表》，景云二年闰六月二十日恰为癸亥，与诏令之文相合，故确定册文颁布的时间为景云二年闰六月二十日。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83《诸帝公主传》，第 3656—3657 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 196《吐蕃上》，第 5228 页。

⑤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 24《诸卫》，第 615—616 页。

⑥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 30《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 744 页。

百八十九,口二万七千一十九。在京师西一千九百一十三里,至东都二千五百四十里。^①

杨矩的贬黜,可能与他是中宗的亲信有关。中宗先后任命两位送亲使未果,最后任命的杨矩慨然从命,应是中宗信重之人。但他从吐蕃送亲返回时朝局已大变,中宗已亡,睿宗登位,睿宗和李隆基既已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党羽,也要清除中宗在军中的亲信,所以杨矩未能返回长安而转任荒域边城。唐代前期,官吏皆以在朝任职为荣,以外任为卑,形成内重外轻的风气。显然,杨矩由京都的左卫大将军转任鄯州都督实为贬谪。

为何吐蕃想要获得河西九曲地?胡三省注云:“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②《册府元龟·外臣部·总序》载:“睿宗即位,乃以河西九曲地赐吐蕃,以其地肥饶,堪顿兵,于是复畔。”^③河西九曲,位于今青海贵南至贵德的黄河上游一带,水草肥饶,可以作为畜牧屯兵地,加上接近唐境,在唐蕃军事态势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杨矩出使过吐蕃,后又驻鄯州,对唐蕃边境山川地理形势应有较多认识,却为吐蕃奏请给予河西九曲地,虽有接受吐蕃贿赂的原因,很可能也有借此对自己有功而受贬表达不满之意;睿宗因初登帝位,朝中政局不稳,为维持因金城公主和亲而形成的良好唐蕃关系,不得不答应杨矩的奏请^④。

因获得河西九曲,吐蕃拥有了优越的对唐进攻基地,唐朝则因失去河西九曲之地而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玄宗开元二年(714),吐蕃即依托此地向唐境大举进攻,造成严重后果,杨矩为此悔惧自杀。当时宰相卢怀慎、姚崇奏说:“顷者吐蕃以河为界,神龙年中降公主,吐蕃遂过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吐蕃今既叛我,此桥即因毁折。桥既见毁,城自然拔。”^⑤可见,河西九曲已成为唐蕃争夺的焦点,直到天宝十二载(753),河西九曲才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暂时收复。

七 中宗主导朝政的企图受到挫折

中宗以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维持唐蕃的和好关系,并企图通过这个行动增加自己对朝政的主导能力。那么当时朝野群臣对中宗的这一决策是否理解和认同呢?从中宗最为重视的修文馆学士的态度分析中,大致可以管中窥豹。金城公主送别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中宗率修文馆学士为她 and 亲吐蕃赋诗送行。据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记载,除中宗外,当时应制赋诗的共有 17 人:李峤、崔湜、刘宪、张说、薛稷、阎朝隐、苏颋、韦元旦、徐坚、崔日用、郑愔、李适、马怀素、武平一、徐彦伯、唐远愬、沈佺期^⑥。其中,有 16 人史载均为修文馆学士,唯唐远愬身份不明。但唐远愬能参与送行金城公主活动,并能撰写应制和诗,很可能是景龙二年后增选的修文馆学士。修文馆学士共 24 人,这次参与送行并撰写送行诗的即有 17 人,比例是非常高的。

修文馆学士为唐中宗所设立,是唐中宗亲自设立的文学侍从机构。《新唐书·李适传》载:

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⑦

《景龙文馆记》所载为金城公主送行诗的诗题统一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均为五言诗。也就

①刘昫等《旧唐书》卷 40《地理志三·陇右道》,第 1633 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10,第 6661 页。

③王钦若辑《册府元龟》卷 956《外臣部·总序》,明刻本,第 8 页。

④关于河西九曲的地域所在,诸家说法不一。参见:刘满《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成考》,《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 2 期,第 8—28 页;郑红翔、张旭《唐、蕃战争中的九曲之地与石堡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106—114 页;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11—127 页。今仍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5 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陇右道东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1—62 页)中所标注的九曲地域。杨长玉认为,吐蕃取得河西九曲的时间是在玄宗先天二年(713),所依据的是《册府元龟·外臣部·奸诈》记载的时间,但这与该书《外臣部·总序》记载的时间相矛盾,且《资治通鉴》亦系此事于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十二月,故不取杨说。

⑤王钦若辑《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第五》,第 5 页。

⑥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 3,第 117—121 页。

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02《李适传》,第 5748 页。

是说,唐中宗首先赋诗,众学士奉命和诗。但《景龙文馆记》、《文苑英华》和《唐诗纪事》等均未载中宗的送行诗。中宗送行之诗虽佚,但以和亲促进唐蕃两国和好应是其主旨。

陪同中宗赋诗的17位修文馆学士中,有一部分人对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可以带来两国安宁明确表示肯定。如李适诗:“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武平一诗:“广化三边静,通姻四海安。”薛稷:“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但诸学士中也有部分人在诗中反对这次和亲,如阎朝隐诗:“还将贵公主,嫁与僭檀王。”唐远愁诗:“那堪桃李色,移向虏庭春。”沈佺期诗:“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李峤诗:“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一些学士的态度则较为模糊,诗中着重描述金城公主送行情景,并不正面评价和亲行为,如刘宪诗:“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马怀素诗:“离情怆宸掖,别路绕关梁。”还有一些人在诗中有婉转批评之意,如徐坚诗“匣中词易切,马上曲虚繁”,认为和亲交好的言辞不能代表双方实际的行为;崔日用诗“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则把唐蕃和亲归结为武则天的功绩;崔湜诗“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①,认为中宗对吐蕃和亲缺乏臣下支持,皆暗含讽喻。

中宗在金城公主和亲诏令中说“强汉乘时,建和亲之义”^②,认为以汉之强,也要和亲。一些学士也在诗中引用汉代和亲典故比附唐蕃和亲。如张说诗:“戎王子婿宠,汉国旧家慈。”苏颋诗:“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韦元旦诗:“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郑愔诗:“下嫁戎庭远,和亲汉礼优。”徐彦伯诗:“虏庭遥作馆,汉策重和亲。”^③但是,学士们引用汉代和亲典故,并非都是对金城公主和亲持肯定态度。如在为金城公主送行的应制诗中引用汉代和亲典故的张说,在其《南中送北使二首》中,就认为和亲不能消除两国征战,是汉朝之羞:“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和亲先是诈,款塞果为信念仇”^④。另一位学士李峤对和亲的真实态度在他的《倡妇行》中也有表露,“胡兵屡攻战,汉使绝和亲”^⑤,对和亲表示否定。宋之问也是修文馆学士,虽未参加送行金城公主的活动,但他的《赠严侍御》诗云“当闻汉雪耻,羞共虏和亲”^⑥,亦明确表示汉代和亲是耻辱。可见,在应制诗中引用汉代典故的学士,也并非都赞同和亲。

中宗对修文馆学士非常重视,予以极高的待遇,为当时人所钦慕:

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⑦

但就是这样一批被中宗看重的亲信文人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应制诗中不赞同中宗的和亲政策,说明当时朝野对金城公主和亲吐蕃之举意见分歧。

臣下对和亲的不同议论,并未影响唐代君主对和亲的重视与肯定。唐太宗评价和亲北狄有云:“北狄世为寇乱……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⑧中宗承继太宗国策,以和亲吐蕃促进双方和好,减少战争,保持边境安宁。中宗送金城公主出嫁吐蕃仅一年以后,睿宗又欲“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虽然随着睿宗的退位,和亲并未实现^⑨。玄宗时,又以永乐、燕郡、固安、交河、东光、和义、静乐、宜芳等公主相继和亲^⑩。可见,睿宗和玄宗都继承了中宗的和亲政策。

虽然唐代君主都把和亲作为与唐廷与周边各族交好的重要方式,但从中宗时朝臣对金城公主和亲吐蕃

①以上诸学士应制诗,皆参见: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3,第117—121页。

②唐中宗《金城公主降吐蕃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2,第184页。

③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3,第117—121页。

④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全唐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⑤李峤《倡妇行》,《全唐诗》上册,第175页。

⑥宋之问《赠严侍御》,《全唐诗》上册,第162页。

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2《李适传》,第5748页。

⑧吴兢《贞观政要》卷9《征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3页。

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第6664、6671页。

⑩王溥《唐会要》卷6《和蕃公主》,第86—87页。

的态度分歧中,可以看出中宗的和亲政策并未得到臣下的一致响应,就连他悉心提拔并寄予厚望的修文馆学士,在参加金城公主送行时,也有许多人在应制诗中明确或含蓄地反对和亲。这表明唐中宗想通过与吐蕃和亲,超规格送行金城公主,以达到凝聚人心、增加自己对朝政的主导力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当时实际控制朝政的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三思等人,对金城公主和亲过程并未参与,其实也表明武、韦诸人并不愿意中宗通过和亲一事来提高其对朝政的影响力。

八 金城公主卓越地实现了和亲使命

从金城公主到吐蕃后的卓越表现来看,中宗对她的期望应是基本达到了。金城公主对自己和亲的使命有清楚的认识:“奴奴降番,事缘和好。”^①金城公主在吐蕃期间,请赐文史经典,输入唐文化;参与唐蕃定界,减少边境战争;因被睿宗封为长女后,以妹妹身份与玄宗皇帝保持密切书信来往,“比者通好,信使数来,知彼所宣,善足为慰”^②,在化解唐蕃之间的冲突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旧唐书》载:

(开元)十七年……因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充使往问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

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③
《资治通鉴》载:

(开元二十一年)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④

在玄宗开元年间,尽管唐和吐蕃屡生战事,但金城公主仍然起到了双方关系纽带的作用,正如后来任陇右节度使的皇甫惟明对唐玄宗所说,唐、蕃“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⑤。唐玄宗对金城公主有高度的评价:“金城公主,远降殊方,底宁蕃落,载怀贞顺之道,深明去就之宜,能知其人,而献其款,忠节克著,叹美良深。”^⑥唐欲与吐蕃通和,玄宗就会致书金城公主或派遣使者去逻些看望;吐蕃如遇战事不利,也会通过金城公主上书玄宗的方式,派使者入朝求和^⑦。唐蕃双方以金城公主为纽带,保持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

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城公主去世,联结唐蕃两国的最重要纽带中断,致使从天宝年间开始唐蕃关系恶化,战争升级。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宗虽然作为承接武则天强人政治之后的君主,在当时的政治权力之争中无疑是失败者,为妻女所毒杀之命运亦很悲惨,但他主导的金城公主和亲,在玄宗开元年间的唐蕃关系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中宗、睿宗时期是唐代历史上从武则天时代转向开元之治的过渡时期。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对皇权的争夺,使得因武则天的强力压制而缺乏权力基础、才能平庸的中宗和睿宗对皇权的掌控力度十分薄弱,而且唐蕃双方此时均处于内部动荡之中,需要对方的支持以度过困局。金城公主的和亲吐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所以无论是筹备的经过、送亲的过程和后续的影响,都成为唐代和亲史上的特例。但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后,由于时代的需要与卓越的努力,使她成为这一时期唐蕃关系中的关键人物,为玄宗开元之治的成功提供了自己的助力。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金城公主《乞许赞普请和表》,董浩等编《全唐文》卷10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0页。

②张九龄《敕金城公主书》,董浩等编《全唐文》卷287,第2907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30—5232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3,第6800页。

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3,第6791页。

⑥玄宗《赐金城公主书》,董浩等编《全唐文》卷40,第441页。

⑦金城公主与玄宗往来书信,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上》,第5227—5233页;王钦若辑《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二十四》,先天二年七月、开元四年八月、开元五年三月、开元十二年八月、开元十八年十月、开元二十一年二月、开元二十一年七月、开元二十八年七月条,第4—13页;金城公主《乞许赞普请和表》、《谢恩赐锦帛器物表》、《请置府表》以及张九龄《敕金城公主书》,董浩等编《全唐文》卷100、287,第1030、2907页。